



挺身而出

■陈华新 夏泽华

大漠深处，人迹罕至。炮弹呼啸过后卷起阵阵黄沙，在天空中经久不散。烈日在沙尘的“滤镜”下，变成一个白色的光点。

排爆队顶着风沙，在弹坑密布的落弹区艰难前行。他们裹着面巾，时不时揉揉被沙尘模糊的眼睛，在大漠中寻找未爆弹的踪迹。

“根据反馈，此次射击共有2枚炮弹拒爆……”出发前，排爆队队长的命令简洁明了。对排爆兵而言，命令本身就是最好的动员。

排爆队的任务既简单又艰巨。说“简单”是因为，排爆兵经过千锤百炼，行动流程早已烂熟于心；说“艰巨”是因为，即便身经百战，排爆兵也不能保证每次任务都万无一失，更不能肯定可以从排爆场平安归来。

狂风大作、风沙飞扬，能见度降低。恶劣的环境既给搜索工作增加了难度，也增加了行进途中风沙触发未爆弹的风险。

“那里。”周波指了指不远处的土包，那里闪着一点微弱的金属光泽。他走近土包，看到一枚未爆弹斜插在沙土中。未爆弹的前半段已经被沙土掩埋，只有尾部露出地表。

引信在土里，这种未爆弹最让人捉摸不透，必须多加小心。正当杜威思考着排爆方法时，一个身影来到他身边。

“这次交给我吧，你来当副排爆手。”说话间，周波已经开始穿排爆服。

周波与杜威几乎同一时间加入排爆队，但周波的兵龄更长一些。平时不论训练还是生活，他作为“老班长”，都对杜威照顾有加。

对排爆兵来说，执行任务的机会被队友“抢走”，那感觉就像亲手把战友推到危险边缘。正因如此，此前每次勘察落弹区，杜威总是快步走在队伍最前面，想为身后的队友开辟安全道路。此时任务紧急，杜威来不及多想，利落地整理排爆服的部件，协助周波穿上排爆服后，二人开始检查排爆作业工具。

第一次在烈日下训练的场景在周波脑海里浮现。那是他和杜威刚进入排爆队时穿着厚重的排爆服趴在地上，地表接近50摄氏度的高温让他几乎晕过去。“这已经是我的极限了吧……”后来的训练，每当他快要坚持不住的时候，杜威总会出现在他的身旁。杜威展现出的乐观精神和拼劲深深地感染着他。在一次次身体与意志的考验中，周波不断突破自己的极限，热习服能力提升的同时，排爆技能也越

来越精湛。

“班长，工具都在里面了，你再检查一遍，一定要小心。”杜威递来作业包，将周波的思绪拉回现实。他深吸一口气，进入高度警觉的状态。他一边向着未爆弹走去，一边控制着脚步速度，每一步都小心翼翼，生怕地面细微的震动会触发引信。穿着沉重的排爆服，完成这些动作要用平时两三倍的力气。刚开始作业，周波已经大汗淋漓。

来到未爆弹跟前，周波轻轻俯下身，仔细铲掉弹体外围的土壤。时间一分一秒过去，精神上的高度专注和沉重的排爆服让他的体能消耗非常快。汗水顺着额头流到了眼睛里，视线被汗水模糊。头戴排爆头盔无法擦拭，周波只能不断眨眼清理汗水，手上的动作却丝毫不敢减慢。

弹体的内部构造慢慢显露，周波起身在周边清扫出一块平整的起爆平台，放置炸药，插上雷管、连接导火索。随着“嘶”的一声，火苗跳动，顺着导火索一路蜿蜒，即将引爆炸药。

30秒，周波按下秒表，向远处撤离。一望无际的大漠没有土墙、石块作掩体。他提前踩过点，找到了一个斜坡作为掩体。随着秒表飞快倒数，周波顺着斜坡滑下，卸下头盔，汗水已将头发

浸湿。杜威在这里接应他，两人背靠着斜面，相视而笑。

入选排爆队后，两人经常一同训练。许多个深夜，他们坐在一起挑灯夜战，复盘当日的排爆流程。炎炎夏日里，他们穿着排爆服进行1000米奔袭训练，你追我赶地冲向终点。平衡性训练，他们在独木桥上行走，互相鼓励，交流经验技巧……

“10、9、8……2、1”。爆炸声始终没有传来，他们的笑容渐渐变为错愕，一阵不安涌上心头。

“怎么回事？”周波和杜威不约而同地疑惑道。

杜威再次按下秒表。如果倒数结束后未爆弹还是没有爆炸，就说明装置失效，需要排爆兵进行第二次起爆。在二人的焦急等待中，漫长的15分钟结束，不远处的未爆弹依旧安静。杜威将周波挡在身后，爬上了斜坡。

随着杜威接近弹药，周波越发担心，比他自己执行任务更加紧张。因为意外让未爆弹的情况更加复杂，稍有不慎便容易遇到危险。

一路沿着导火索检查，杜威发现导火索燃烧很充分，问题出现在雷管上。弹药近在咫尺，杜威紧张地屏住呼吸，顺着炸药的孔洞轻轻夹出雷管，一段烧焦的导火索从雷管中倒出。

“迎风作业，雷管内灌入沙土，隔绝了火焰。”判明情况后，杜威背对着大风，一丝不苟地将导火索与备用雷管再次连接，点燃……

第二次起爆很顺利。随着一声巨响，斜坡下的周波和杜威露出了如释重负的笑容。白色的烟雾飘向天空，阳光从沙尘的缺口倾泻而下，照亮了两名排爆兵的面孔。

人对隧道周边区域展开例行巡查。

远方驶来一列火车，官兵不约而同地停下了手里的工作，整理着装，整齐列队，等到车头离他们几十米的时候，举起右手，庄严敬礼。列车司机也拉响了汽笛作为回应。双方都看不清彼此，于是通过这种方式相互致意。

检查完隧道，官兵回到车上，重新出发。车子沿着曲折盘旋的山路，不知绕了多少道弯，终于抵达了青藏线上最难走的地段——五道梁。由于这一带土壤含氧量低，植被较少，空气中含氧量相对更低。考虑到天气情况，大家决定让陈章全留在车里等候。

车窗外的风丝毫没有减弱迹象，风雨夹着冰粒打在车玻璃上，留下道道痕迹。坐在车里，陈章全望着战友们坚定前行的背影，眼眶不觉有些湿润。他的眼里，有钦佩，有感动，更有决心。陈章全攥紧了双拳，下定决心一定要比老兵更努力，更加严格要求自己，尽早和大家并肩作战，一起行走在巡巡路上。

完成最后一点部位的检查后，官兵终于踏上了归途。呼啸了一天的风也停了，可可西里又展现出静谧壮美的一面。

“任寒风吹过绿色的记忆，让雪山见证信仰的海拔……”回去的路上，宝永涛唱起了那首《云端哨卡》，大家都跟着轻声哼唱起来。

陈章全不太会唱，也跟着大家的曲调哼唱。他脑海里回想着这一天来的点滴，默默对自己说，一定要成为合格的“天路卫士”。

“天路卫士”

■郭紫阳

入秋不久，大西北的可可西里无人区早已是一派肃杀的景象。远远望去，一小队巡逻兵向着一处山头慢慢挪动着。

一阵寒风吹面吹来，凉飕飕地直往衣服里灌，战士陈章全赶忙紧了紧大衣领。陈章全是刚下连不久的一名新兵，这天是他第一次随队参加巡逻任务，没想到碰上了极端恶劣天气。

天还没亮，指导员吴强就预感到会变天，于是催促官兵抓紧整理行装，尽早踏上巡逻路。吴强对天气的判断，十回里得有七八回是准的。

无人区的天，像小娃娃的脸，说变就变。大家都知道，吴强是在这待久了，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对这里的气候环境有了深入的了解，巡逻时能给官兵提供重要的指导。

今天天气格外冷，尽管裹着厚厚的棉大衣，刚刚走出营房的驾驶员宝永涛还是情不自禁地打了个寒战。“又降温了。”他赶忙快跑两步，登上巡逻车。

营院里，吴强迅速对几名官兵的装备进行检查，然后登车出发。车上，吴强照例进行了简短的任务布置和动

员。他特别叮嘱陈章全，巡逻和日常的体能训练不一样，高原的环境更恶劣，潜在危险也不少，一定要听从指挥。陈章全连连点头。

官兵所在营区海拔4500多米，巡逻途经部分点位的海拔甚至超过5000米。按照以往的经验，新兵能在下连后两个月时间里克服高原反应，适应环境，就已经很厉害了；真正编入队伍执行任务，时间就要更长。而陈章全由于表现优秀，提前参与巡逻任务。尽管如此，老兵们深知成为一名真正的“天路卫士”没有那么容易，加入巡逻队伍，不过是陈章全的第一步。

车辆驶出营门不久，东方天光微亮，缕缕红霞，将远处的雪山映照成灿烂的金色。这广袤的美景让人心旷神怡，但美景转瞬即逝，蓝天朝霞很快便淹没在突如其来的大风和冰雹之中。

很快，路上就积了一层冰。宝永涛打开双闪，放慢车速。车辆行驶在青藏公路上。这条高原公路上大车多，坡度大、弯道多，特别是在雨雪冰雹天气，很容易发生交通事故。

冰雹和雨点敲击着车厢。宝永涛打起精神，瞪大了双眼观察着前方路况。其他人也安静下来，都密切关注着道路上的情况。没多久，前方便发生了堵车，车子只能缓慢挪动。

置身苍茫而辽阔的荒原，就仿佛走进远古的世界。由于距离长、路难走，巡逻队必须采取乘车和徒步相结合的方式，将沿途的桥梁、涵洞、隧道等重点点位一一检查，确保万无一失。

临近中午，巡逻队来到了一个山坡下，山上就是目前世界海拔最高的冻土铁路隧道——风火山隧道。

“下车，爬山。”听到指令的陈章全异常激动。吴强马上提醒他：“这里海拔已有4900多米，保持平静，跟上队伍。”

仅仅300多米的山体虽然看上去并不高，可在青藏高原上，攀登的官兵时刻面临着高原反应的威胁，严重时如果不能及时下山抢救，会有生命危险。

经过半个多小时的攀爬，官兵终于登上了山顶。吴强见陈章全喘着粗气，脸色有些发白，赶紧给他喝了红景天口服液，吸上了氧气。“没事，习惯了就好了。”吴强让陈章全原地休息，带领其他

记忆

怀念，传递精神能量

1984年，发生许多改变中国的大事。这一年，邓小平第一次来到深圳视察，中共中央和国务院随后作出了开放14个沿海城市的决定；党中央召开十二届三中全会，讨论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中英两国政府在北京签署了关于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确认中国政府于1997年7月1日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许海峰在洛杉矶奥运会上为我国实现了奥运金牌“零的突破”；张明敏的《我的中国心》唱红了大江南北……

改革大潮澎湃在神州大地的这一年，我在闽北的一个山沟沟里。当年，我刚刚从军校毕业，坐了三天三夜的火车，从繁华的重庆，来到这个偏僻的山沟沟里。

这个山沟沟位于邵武县城北部山区，由于部队营区有个小水库，当地居民便称我们为“水库部队”。后来，这里改成原福州军区文化干部学校，再后来，又改成了原南昌陆军学校后勤训练大队。

当地居民称我们为“水库部队”，虽然简洁却不响亮，学校的教员们便起了地名邵武的“邵”字和后勤训练大队的“大”字，合并简称为一个十分响亮的名字，“邵大”。让我们这个小小的默默无闻的教学单位，多了一些庄重严肃的气质。

坐落在群山怀抱之中的“邵大”，营房和教室依山而建，都是用山里开采出来的大石头垒起来的。整个营区除了有一块填平的大操场外，没有一块像样的平地。这样的环境让年轻的教员感到深深的孤寂，唯一值得欣喜的是，这里青山绿水，绿树成荫，营院周围都是直冲天地的杉树。深呼吸一口新鲜空气，身心都会变得清爽。

“邵大”是一个好地方，就是所处的位置实在太偏僻了。从“邵大”开车去县城要翻山爬坡半个小时，县城里最繁华的街道只需要十分钟就逛完了。而且，这里的信息太闭塞了。那个年代既没有手机也没有互联网，每天看的报纸一般都是滞后两三天才能送达的；电视都是带“雪花”的；唯一能及时准点播报的新闻，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

外面的世界很精彩，山沟沟里的世界也有独特的精彩。我们这些陆陆续续分配到“邵大”教书的年轻教员，刚来时确实有些失落，走进大山深处，像是被泼了一盆冷水。从后勤学院毕业的许处长，半开玩笑半叮嘱我们说，安静的环境才好静下心来做学问，中国早年很多先进的革命理论，都是在山沟沟里诞生的。

行动是受到了限制，但思想是活跃的。灵感迸发的时刻，当属各个教研室的教员凑到一起开会学习的时间。只要有讨论发言的环节，最终都会演变成我们的“军事沙龙”。你一言我一语之间常常会冒出金句，思想碰撞出令人惊喜的火花。

伴随着改革开放的大潮，技术革新的浪潮也风起云涌，冲击着我们的这个小山沟。如果谁要到大城市出一趟差，或者探一次亲，带回“邵大”最沉重的东西一定是书籍和杂志。于是，《第三次浪潮》等书籍出现在了我们的床头案头。在这个闭塞的山沟沟里，年轻的教员们从各个渠道，吸收着最前沿的理论和观点理念。

山沟里的火热年华

■范江怀

一天，政工教研室的陈教员，听说自己读研时的导师要坐火车路过邵武，便早早到车站等候，把这位教授硬生生地拽到“邵大”，在课堂上给大家掀起了一场“第三次浪潮”。

记得教授讲课的那天，教室里坐满了人。教授讲了两个多小时，我们还觉得不过瘾。教授只给我们留了一瓢“新技术革命浪潮”的潮水，就令我们如沐春雨。如果不是要去赶火车，估计讲上两天两夜，也满足不了教员们的求知欲。

从不同的渠道学习了新技术、新知识之后，山沟沟也冒出了许多与外面世界同频共振的“思想火花”。一方面，教员们把研学到的最新最前沿的知识传授给了学员们；另一方面，大家利用课余时间开始写作，把自己的想法变成文字。于是，《筑起我们智力的长城》《我们也需要军事沙龙》《人才组合的奇效》等文章，相继在中央级报纸和军内的学术杂志发表，让外面的世界，也听到了山沟沟里的声音，看到了山沟沟里冒出来的“思想火花”。

随着改革的步伐，我们的“邵大”也完成了自己的使命，成为了历史中的一粒沙尘。

我在“邵大”只工作学习生活了两年多的时间，这段时间却是我军旅生涯中难忘的淬火经历，思想在封闭宁静的环境中得到了升华。我那些被称为“燧石”的战友们，都在祖国需要的时候走向了大江南北。他们无论是戎装在身，还是脱下军装，都没有忘记自己“燧石”的本质，在新的工作岗位上发光发热，展现出与众不同的风采。

时光荏苒，岁月如梭。时间悄然过去了40年，我们依然很想念1984年的“邵大”。

新时代军旅诗歌创作选登

时光里的中国

■赖春蕾

秒针嘀嗒一声
呼吸之间
只够我念出短短两个字
中国
却仿佛穿透我的一生
让我热血沸腾
那是刻入基因的信仰

分针绕转一圈
瞬息万象
复兴号前进
C919起飞升空
每一分钟的努力
汇聚着中国力量
那是拼搏奋斗的精神

一天24小时
日升日落
时针跃过的每一格
都是律动的生活
每个人都不一样

每个人都为了同一个梦想奋斗
那是融入血脉的传承

一年365天
四季更迭
好似春林初生，未来可期
恰如万物繁茂，百业兴旺
誓言永不退缩，收获丰实
且等休养生息，蓄势腾飞
年复一年
祖国日新月异
那是民族复兴的希望

穿过岁月层叠的时光隧道
我仿佛看见
无数人逐梦前行
他们平凡而伟大
有人逆行而上
温暖一座城
有人燃烧生命
只为点亮这平凡的世界

祖国的历史，由他们创造
祖国的未来，由我们守护
时光里的祖国
山河锦绣
生生不息



露营之歌 (中国画)

王一帆作



第6250期